

成人教育的特殊計劃，一種是參加教室活動，專為成人教育的教室特別設計有很多地方，包括紐約的布魯克林學院，長島大學的布魯克林中心，福特漢姆（Ford Ham）大學，社會調查新校，紐約大學，派司（Paero）學院，紐約工藝學院C. W. Post 學院，沙道夫 Adelphi 大學。這些包括在阿道夫持火車月票的畢業高學位的計劃，在 C. W. Post 的週末學院計劃，長島大學的布魯克林中心，紐約大學，紐約工藝學院，派司（Paero）學院以及在紐約大學的無圍牆大學計劃。

但是在紐約區這些（學院）以及其他學院，也提供很多種別的东西。研究課程表以發現愛好，在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種學問。在你附近的州或市立的大學，都有繼續教育計劃，在你附近三分之二的私立學院或大學也是如此。這正是一種學習的年代，為何不去讀書？

大學畢業生在工作市場中

Herbert Biesto 著

宋建成譯

所面臨種種矛盾

今日的大學生面對着一些矛盾，社會上的就業機會一向被大學畢業生所把持，這種情形現正快速地成長，並且在近十年內預計將繼續迅速地增長。這種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有增無減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在知識社會中人們教育水準繼續提高，我們或許不能看到在工作市場中這種需求的壓力能有任何的減輕。

然而，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很明顯地大學畢業生在尋找工作成功的歷程上，開始體驗了一些打擊。這些年來大學畢業生在求職時遭遇困難，在大部分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範疇裡，無論工商業的衰退和突趨繁榮，其全部的失業率較諸職業和技術工人高三倍。到了一九六九年這個比率開始下降，在一九七一年僅為其二倍。

很明顯地情勢在改變。越戰的降低導致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需要日趨減退，重大地影響了大學畢業生工作市場的「緊縮」，這是廣泛地被公認的原因之一。然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口再度在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上產生了極深影響的事實却被忽略了。

嬰兒大量成長的衝擊

一九四七年的初生兒比一九四六年的二百八十萬尚多一百萬。這種戰後嬰兒大量成長的浪潮開始衝擊學校制度——一九五二、三年他們正唸幼稚園或小學一年級，一九六三年當這些年青人之中，年十六歲未入高中者，首批踏入工作市場角逐。二年後亦即一九六五年他們高中畢業亦加入行列。一九六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的兒羣已是大學畢業且在美國人力市場上形成一項龐大的數字。打那時起，他們更以碩士甚至博士的頭銜進入正逢經濟全面不景氣的工作情況中。

由於聯邦基金對研究的撤消政策及一九六〇代低出生率是使老師的需要愈來愈少，「過剩充斥」的情勢日趨嚴重。

工作的景況起源於供求關係。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對大學畢業生的需要量正在減弱。大家一直在爭論的是，近十年來工作市場祇需要九百六十萬的大

學畢業生而各大專院校培植了九百二十萬名大學畢業生。其他還有六十萬帶着大學文憑期望進入工作市場天下的是再入者 (Re-entrants) 或移民，使得總供應量達到九百八十萬人。此項供求之間接近平衡可能與大學畢業生謀職的困難情形息息相關。

大學畢業生繼續地形成美國勞動力的一部份的情況是有增無已。大學生在勞動力上的比率，一九五二年還是百分之八點一，一九六二年已增為百分之十一點一，到了一九七一年高達十三點三。預計在一九八〇年在美國勞動力方面每六個工作者中就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生。在越來越艱難的工作市場中，大學畢業生要想在初出校門的數年內遭逢較小的阻礙，那麼他修習的課程必須合乎工作市場的需要和要求。

注意到職業工人的失業比過去三年所提示的更高，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調查勞工市場中，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有一百二十萬二十歲到三十四歲的受雇者，他們並未投下全部的時間在學院或大學作進一步的學習。所學與所用是絕對密不可分，學歷所導致的後果是不可言喻的。在這些被調查的對象中，具有碩士學位者失業率為百分之五點一，學士為百分之八點五。就性別來分，女大學畢業生實際的失業率已高達百分之九點六，男性僅有百分之五點八。

報告中更指出主修科目在失業事件中有本質上的區別。失業事例的跡象充分指出學與用的具體關係。譬如主修工商管理學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五點三，除人文科學的則達百分之十三。

在一百萬以上被雇用者之中調查，將近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是學非所用。在這百分之四十二當中，大約有一半所從事的工作與所學稍有關聯，另一半就根本毫不相關了。

我們發現主修的課程是造成差別的實際因素。讀社會科學的畢業生中每三個之中就有兩個職業與所學不盡相同，而每五個之中就有兩個以上是在做着跟所學截然不同的工作。修習人文科學的人更有一半以上 (百分之五十五點六) 所學非所用。

經由選擇的工作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注意到被雇在職之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他們經過選擇後却從事者與他們所學不甚相關的工作，這是個頗為驚人的比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比他們所學的領域裡有更好的升遷機會，不願以所學來工作或是想證實他們是否喜歡這類工作，這些都是學非所用的主因。在工作與所學不盡相同的婦女之中，僅有三分之一，她的工作是經過選擇的。

未來的十年裏，若是學與用的差異日益加大，實在堪憂。

在對大學生程度需要的時期中，這種關係並不表示任何易見的困難。許多大學生的學業準備和勞工市場的需要根本不同，甚至有些人在上班後才發覺自己的興趣與他的學業相隔很遠，進在工作市場中他們却是新進者，受訓者或助理員，由於此點他們開始力爭上游的工作。在供求日趨緊迫的工作市場中，這種變化會變得愈來愈緊迫，進而切實的學業準備也將更加重要。

現在許多大學生對工作機會茫然無知，他們像新鮮人一般地進入社會，有利於他們的廣泛的學校教育是令人敬畏的。四至六年後當他必須將在校所學與工作範圍緊密聯繫時希冀他能對未來洞察機先，對一個典型的十八歲大一新生如此要求亦未免過份。

職業指導課程

這將是適宜的辦法使大學界作重大考慮於需要的基礎上給所有入學的大一新生提供一門職業指導的課程。經常是最不需要指導的人反而志願提供，反之可能較需要指導的卻不來參加。

在一個工作易所求，工作程度高度進化，工作興趣也有力地被限定範圍。大學課程對每個學生是否切要的程度，端賴學生在畢業前是否能定自己工作興趣的焦點。

是故，在傳統的四年大學課程中，增加半年或全年的「專業休閑 (Career Satisfaction)」的概念是頗有用處的，在這期間學生可在工作場所裏發現自己對工作觀念的改進。此項課程的目的在於使學生回到知識的領域後，對他在校所學和將來終極的工作目標之間的密切連繫有更深的認識。